

銅芯同心

月前，特區政府宣布，向全港每一位市民免費派發銅芯抗疫口罩。我和家人翌日就在政府網頁登記，沒多久收到一個登記成功的短訊，並獲得一個登記號碼以查詢進度。兩日後，我再接到政府的短訊，說「登記成功，正安排派遞」，兩星期內口罩派到，派遞前再有短訊通知。過了三天，我又收到短訊，說口罩在派遞中。

不久，我就從上門的郵差手上收到了口罩。這是平時交收掛號信的程序，所不同的是，今次市民不用交任何費用，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。而且，一般的掛號郵件並沒有先前的幾條短訊通知，如此周到，加上郵差的禮貌周到，我內心充滿暖意。我對郵差說「唔該」，含意是感謝他額外工作的辛勞，也含有對政府的謝意。之後外出，我常戴着它，天氣漸熱，外出戴此口罩比戴其他口罩舒服多了。

截至五月底，共有超過三百七十五萬人登記。香港有七百五十萬人口，這個數字即是逾半人已經登記。口罩由特區政府委託生產，直接採購，中間經過研發中心



HK 人與事 祝之

生產商、製衣廠多間企業合作生產而成，當中有製衣廠無償借出地方擺放車間，也有製衣廠提供無塵室，收集口罩進行臭氣消毒。然而，有些人總要雞蛋裏挑骨頭。

政府於二月決定生產這類口罩，從科研到製作，到想用最快捷的辦法交到每個市民手上，都有一個過程，五月初便能上網登記，屬於效率高。至今歐美疫情未受到控制，每天都有班機抵港，不僅輸入個案幾乎天天有，本地個案也偶有出現。相信未來數月甚至一年，市民外出都離不開口罩。這款口罩可以重用六十次之多，對基層的市民尤其有用。懂得縫紉的人都知道，這款口罩由工人逐個縫制，並不是機器大量生產的，人手製作，是藝術品，對於這份心意，我們應該心存感激。

從登記人數來看，其實還是很多人需要口罩，筆者建議，到派送期屆滿，若仍有剩餘口罩，就派給想要的人，每人可到郵局憑身份證多取一個。筆者對負責統籌的創新科技局放心，也寄望該局除派口罩外，也能把香港早日打造成智慧城市。



故宮建築 祝勇

婉容的到來，讓古老的紫禁城發生了一系列微妙變化。她居住的儲秀宮，乾隆皇帝的第一任皇后富察氏，在冊封皇后前曾在此居住兩年，嘉慶皇帝的兩任皇后都曾在此居住，咸豐元年（公元一八五一年），一個名叫葉赫那拉·蘭兒的十四歲少女入宮，第二年，她在獲得貴人封號後，就住進了儲秀宮，在這裏生下了咸豐皇帝的獨生子載淳（一說在咸福宮），從此母以子貴，兩度垂簾。

儲秀宮的後殿，中間一座叫麗景軒。推開麗景軒的門，我們發現室內空無一人。鄧倫、周一圍、鄧君梅十分疑惑，趕緊打電話向麗景軒專家諮詢，專家告訴他們，展覽剛剛結束，展品已入庫休眠。

麗景軒從室內裝修，依然可以看出當年的西式風格。溥儀、婉容開始追求西方生活方式，他們都起了英文名字，也喜吃「洋飯」。

鄧君梅說，當年在《末代皇帝》劇組，她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吃「洋飯」——「披薩」。因為想吃披薩，她每天都期待去劇組，「披薩」這個名字，她記了很久才記住。但紫禁城裏，還是有一道衝不去的牆。

人面桃花

那是身份的牆。溥儀、婉容、文繡，三個年輕人，分別住在養心殿、儲秀宮、長春宮，相互間直線距離不過幾百米，但帝、后、妃的身份間，藏着他們無法彌合的距離。他們住在不同的宮殿裏，也住在不同的身份裏，住在各種「規矩」裏。那身份，是他們的冠冕，也是他們的緊箍咒。

儲秀宮裏的婉容，很難見到養心殿裏的溥儀。曾任溥儀御前太監的魏子卿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撰文回憶：「當皇上的同外邊老百姓過日子大不相同，他們夫妻不同桌吃飯，也不同床睡覺。皇后和妃子每天照例按時間到皇上這兒請安，真像客人一樣。」曾在儲秀宮作太監的孫耀庭說，「皇帝大約三個月來新房一次，並在那兒過夜。」

婉容是受新思想浸染的年輕人，主張一夫一妻制，無法忍受多妻制的痛苦。她以為溥儀去了長春宮，對溥儀和文繡心生妒恨，其實溥儀哪裏也沒去，一直在養心殿裏「宅」着。

後來成為「福貴人」的李玉琴曾有這樣的回憶：

大婚後沒幾天，婉容曾從宮裏往外給她一塊玩耍過的小姐妹打電話，她沒講皇后的榮耀和幸福，卻嫌約束太多，嫌宮裏苦悶。這個「不知輕重」的電話很快便傳到太妃們的耳朵

裏，她們很不高興。溥儀知道後更不高興了。像這樣純屬宮廷秘聞的事，外人無以知其詳。縱然近在咫尺，婉容和溥儀的交流，仍然更多地依靠書信來進行。她把想說的話寫在便箋上，裝進一個小小的白色信封，然後由太監充當郵遞員，遞交到皇帝手上。

婉容和文繡，不過是硬幣的兩面罷了。鄧君梅說，拍《末代皇帝》時，導演打電話到香港找她，問她的意願，她表示如果要演，就一定要演文繡。

婉容隨溥儀出宮後，人們在儲秀宮發現幾首婉容的詞作。我喜歡的，是這首《桃花歌》，少女的鮮活頑皮裏，透着無盡淒怨與寂寞：

桃花宮，桃花院，桃花院內桃花殿。桃花殿，桃花簾，桃花簾內桃花仙。桃花面，桃花面上桃花癡，桃花玉蔓桃花衫。

桃花口，氣如蘭，桃花齒，似葉煙，桃花唇，似血盆，桃花媚舞桃花殿。

翊坤宮廊下的橫樑上，至今還留存着一對鐵環，那是當年婉容用來掛秋千的鐵環。

我想像，在桃花盛開時節，面若桃花的婉容曾坐在廊下，看那無人的秋千，在空空的庭院裏，兀自搖盪。

（「永別神武」之二，標題為編者所加）

函谷關



函谷關位於河南省三門峽市 資料圖片



閑話煙雨 白頭翁

中國的雄關險隘何止千百？雄關漫道，險隘關山。一關係天下歸屬，一關係國之興亡；從一關劃分天下，過此關，則天下盡攬；失此關，則國破政息。此關當屬函谷關。函谷關現在河南省三門峽市靈寶市函谷關鎮王塚村。王塚村有歷史的見證，在王塚村就能望見函谷關。關有關樓，關樓樓高三層，面河背山，秦漢古樓關建築。關不大，卻雄偉虎踞；樓不高，卻挺拔威嚴。當你登上函谷關，背朝拔地而起的山巒，面向當年開關洶湧的弘農澗河時，望着那關隘背後一條曲曲彎彎的深澗峽谷，寬不過一車相過，兩側壁立千仞，無坡無級無處可攀，據說幾千年來，由於水土流失等原因，峽谷之底已淤起三十多米，否則，莫說千軍相迎，函谷關兩側埋伏下數百名刀斧手、弓弩手，千軍萬馬豈能得過？

《道德經》著述之地

函谷關經歷過「六國之戰」，幾十萬甲兵生死決戰。但我到函谷關未見雄關，先拜老子，深深一躬。函谷關側有一尊挺身高聳的老子「金像」，二十八米之高，重達六十噸，為紫銅鍛造貼金造像。老子在朝陽之下，金光閃閃，光耀人間，彷彿是一尊天尊神佛，不能不讓人瞻望。老子之尊之名之德之慧，皆因老子的《道德經》，沒有《道德經》，中國的哲學、宇宙學、生命學、政治學等等可能至少要推遲五百年，中國乃至世界再無一本可以和《聖經》並排放在一起的偉大著作。而老子之所以有《道德經》和函谷關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。

據《史記》記載：老子修道德，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關，關令尹喜曰：「子將隱矣，強為我著書。」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，莫知所然。

後人考證，關令尹喜乃占星高士，一日登函谷關東望，見有紫氣東來，呈五彩錦團，知有貴人要到，因此不敢下關。三日後等見老子騎青牛而至，這才有老子著《道德經》，否則何為老子？《道德經》將不生自滅，函谷關為證。來函谷關不能

不拜老子，不能不在關下再讀《道德經》。當然，也有一說為「至關」，至關乃寶雞西南的大散關。然老子就在此，日夜風雨，陪函谷關一立，沒有慕名前來函谷關不先拜老子的。

函谷關老矣，但雄姿尚在。從公元前七七〇年到公元前二〇六年，幾乎所有的政治動盪、軍事戰爭，都沒有離開函谷關。中國有句諺語：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五百年離不開函谷關。春秋戰國時期，函谷關就是東西兩大政治和軍事陣營對峙的「橋頭堡」和「政治紅線」。

函谷關以東，稱關東六國，公元前三三四年，齊、楚、燕、韓、趙、魏，六國「合縱」成一個政治軍事聯盟。函谷關以西，以秦為首的西域，被關東六國視為敵對一方；兩個陣營政治界限分明，軍事戒備森嚴。西漢賈誼在《過秦論》中說「於是六國之士，嘗以十倍之地，百萬之眾，叩關而攻秦。秦人開關逐敵，九國之師，逡巡而不敢進。」

函谷關除了記下那些悲壯的歷史，也記下了讓後人談笑的故事。

先入關者王之

「雞鳴狗盜」故事就發生在函谷關。《史記·孟嘗君列傳》中有精彩的表述。當齊國孟嘗君被囚秦國，在生死攸關的時刻，孟嘗君是用「狗盜」之徒，「乃夜為狗」，從秦國國王宮中盜出狐白裘得以行賄，孟嘗君得以暫時解脫。但逃到函谷關時，關門未開，孟嘗君一行不得出關，後面秦之追兵甚急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「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，而雞齊鳴，遂發傳出。」出如食頃，一頓飯的功夫，秦之追兵也追到函谷關，但「孟嘗君出」。這說明函谷關關禁甚嚴，天不亮，雞

不鳴，關不開。也再次證明，只此一路通關東，不出函谷關，焉能逃離秦國！

函谷關有多重要？秦末農民大起義後，諸侯相約：「先入關者王之」。此關即函谷關。得關即得天下，入關就可稱王。

劉邦率先叩問函谷關。《史記》上並未有多少筆墨描述秦失關而漢得關之戰，卻把劉邦的入關後的約法三章說得清楚明白：「殺人者死，傷人及盜抵罪。」實際上，劉邦也是入咸陽「趕考」，不能得天下，似乎並非因有約而定。所以當項羽率四十萬能征善戰的虎狼之師要進關問鼎時，劉邦慌忙整軍，準備趕到函谷關，死守函谷關。《史記》上記載，「可急使兵守函谷關。」「項羽果率諸侯兵西，欲入關，關門閉。聞沛公已定關中，大怒，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。」

函谷關沒能抵擋住劉邦西進，也沒有阻擋住「率兵四十萬號百萬」的項羽，據有史料稱，黥布打下函谷關後，一把火把函谷關的城樓燒了。至此，函谷關有關隘無城樓。項羽回軍出關時，走的依然是函谷關，可見當時非函谷關不得入關中。

五百年顯赫，五百年風光，五百年興亡。函谷關終於像一位滿面滄桑的歷史老人，已然步履蹣跚了。到曹魏時期，魏軍為方便運輸，又開新路，又建新關，函谷關燒盡關樓的灰炭已然變成關牆上的灰土，已然長出老樹舊根，只有那一根根柱礎，彷彿還在顯示着當年榮耀。據說函谷關還曾有一座漢時建的關口，也曾輝煌，也曾繁輝，可惜在修建三門峽水庫時被淹於庫底，但見過漢函谷關的人都說，那氣派、那氣場、那感覺，與函谷關相差甚遠。

想念遠古的函谷關……

（文中小題為編者加）

黃麗松講堂

回想讀研究院的那些年，我住在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，現在偶爾回校，都會走過舊日的路。一草一木一磚一瓦，都惹人懷想故人和舊事。

地鐵香港大學站未通車之前，我回校必須在中環轉小巴上山。大學校園不大，佔地從薄扶林道至干德道，校園西翼是最近大學慶祝百周年才發展出來的。現實中的校園空間，沒有電影《玻璃之城》的涼快和浪漫。

我的年代，大學已經沒有人踩單車，我們要不是走路，便是坐汽車。夏天正午日頭當空之際，從柏立基學院（干德道）到大學本部路很長，每次我都會大汗淋漓。後來有了莊明文娛中心的扶手電梯，我們出入便不用在黃麗松講堂後的山中尋梯，方便多了。

從前黃麗松講堂外的孫中山台階，亦比現在的寬闊多。現在外面的花園大了，透進來的陽光沒那麼強烈，黃麗松講堂便平易近人了很多。講堂一直矗立在邵逸夫樓及邵仁枚樓中間，內裏的大堂建築設計高大威嚴，配合從前的台階，每次走上去都有誠意登門尋大學問的感覺。



閑旅人 陳劍梅

與黃麗松校長初相識時，我不知他的名字。他與我同怡用餐，互相攀談幾句。他說他是一位退休多年的校長，因為認識大學中很多人，所以每年回港都可以住進來。我一直以為他是大學教職員的小學或中學校長，他與我打開話匣子時，表示認識什麼人將來可助我。我大學未畢業已經在電影圈工作，我也認識不少導演及其主創團隊。後來發現他的人生閱歷非常豐富，我開始喜歡聽他講舊事，漸漸我們成為了朋友。後來才得知他的名字時，我心裏想，黃麗松不是一座講堂嗎？黃校長原來如此和藹可親，溫馨誠懇地分享家常。

有一次他輕描淡寫地告訴我，邵逸夫先生怎樣給他驚喜。他還當校長時問邵先生要為其捐助建設的大樓起什麼名字，邵先生回答說邵逸夫及邵仁枚，但中間的講堂不取任何名字。當時黃校長沒有深究，直到他退休了，邵先生才告訴他，講堂現在命名為黃麗松。五年前黃校長在英國家中離世後，當年香港的追思會在黃麗松講堂舉行。

蟬歌唱夏



如是我見 霍無非

蟬鳴一聲，知是夏來。蟬這種蟲豸有些「雅」，牠頭大翼薄，通體烏亮，加上聲音亢亮，頗有玩趣，古往今來，有多少詩文、繪畫、雕刻作品留下牠的身影，可見蟬是文人雅士的「座上賓」。「高蟬多遠韻，茂樹有餘音。」寫得工整對仗，立意高遠，使蟬鳴的韻味無窮。「意欲捕蟬鳴，忽然閉口立。」蟬鳴撩人，何不速來把玩，牧童息聲在樹下仰視尋覓，可見蟬的魅力之大。「紅樹蟬聲滿夕陽，白頭相送倍相傷。」用蟬聲烘托別友的傷感情緒，增強詩的感染力，此物最適宜。

蟬並非都出自一個模子，體形因地而異，有多個亞種。兒時，在南方生活，纖枝細葉的台灣相思樹很招蟬。近朱者赤，相思蟬的體色不黑，與灰褐的樹皮幾乎一致，巧妙

偽裝。牠個小音弱，唧唧的叫聲，走近才聽得真切，吸引我們這些頑孩，嚷嚷着要去黏「知了」。用一根長竹枝，枝頭黏上膠，還是夠不着蟬，只能爬樹，敏感的蟬早已警覺，閉口不唱了，待膠枝接近，一泡尿撒下，飛到另一棵相思樹重又叫喚，弄得臉沾蟬尿的我們很是狼狽。

有時，我們也能黏到三兩隻小巧玲瓏的相思蟬，雀躍之後，才發現牠尖細如錐的口腔長於胸前，腹下有一對膜片是雄蟬，不長膜的是雌蟬，雄蟬靠震動膜片發出蟬鳴之聲。為何要叫呢，我們作了小小的探討，七言八語，莫衷一是，有的說蟬渴了在吮樹汁，還有的講蟬在開聲散熱，從沒往兩性相吸上想。

以後舉家遷居中原，環境變了，不再有

相思樹，泡桐、楊樹是主要的樹種，樹上的蟬也長得「魁梧」，只是我一年年長大，爬樹逮蟬的小把戲愈發不感興趣。沒想隔多年又遇蟬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那年夏夜雨後，我在公司值夜班，大院有一片茂盛的桐樹林，我拿手電筒東照西覓，發現路邊泥地有眾小蟲爬行，走近一瞧，全是蟬蟲，密密麻麻爬到桐樹幹上。兒時沒見過蟬從何而來，此時目睹了金蟬脫殼的全過程：蟬殼裂開，由頭到尾慢慢拱出柔軟的蟬身，淺白淡綠，即不飛，也不叫，不忙於走，用足擁抱曾與牠共存的殼脫，久久不離。

我的心為之一顫。蟬也曉得感恩，對庇護牠的殼依依不捨。牠一生可謂厚積薄發，年復一年與黑暗為伍，選擇所適應的暗夜來

到世間。據說蟬卵產在樹上落入泥土，要經過數年乃至十多年地底的成胚、發育，才長成幼蟲。這期間，只有孤寂、陰暗、煎熬相伴，使幼蟲具備超凡的耐性，等待「出土」的時機。一俟條件成熟，牠們就會成群結隊棄暗投明，出洞攀樹變成蟬，活來不易，歌也唱得狂放。由於蟬的生命短暫，所以珍惜時光極盡蟬事，隨即像父母很快終結生命。留下的蟬蛻，正好被人用作退熱利咽的一味中藥。

在天南地北還見過柳蟬、槐蟬、荔枝蟬……音域高中低，畫面感美妙。蟬歌唱夏，催促北方的農家割麥務穀，提醒南方的農人收稻採荔，城裏人也聞蟬而動，侍弄花草，裝飾環境，不亦樂乎。帶著欣賞的心緒去聽蟬，總有一種情結打動你。